

百姓记事

灯下漫笔

冬来草靴暖

刘文方

草靴保暖,较笨重,木头底子。草靴应该叫花靴,由芦花编织而成。家乡称编草靴叫勒草靴,勒,发“来”的音,因为编草靴时要用大针、细麻绳用力勒紧。家乡称芦花叫苇毛儿,采苇毛儿,有说法,一般在寒露前三五天采集。这时候,它不太老,柔软,韧性,编出的草靴更暖更结实。

勒草靴,先得做木底,防水,防滑,和木屐作用相同。不同的是,草靴木底更厚重,一般几乎呈通眼样子,脚腰部稍微挖得凹一些。一般厚度两三厘米不等,勒好后,靴加木底子三至五寸高。

制木底和木屐流程大同小异。做好打磨光靴底后,接下来钻针眼儿。针眼不是上下贯穿的,在靴子四周,中间部位斜着钻透一圈针眼儿,大约扁指宽一个。然后拿着一小撮,约两到三根苇毛儿,用缝被子的大号针穿上比香烟点儿的麻绳穿进木靴底针眼儿里,把苇毛儿缝上去,勒紧,转上一圈,相当于建房子打个圈梁地基。

再往上,麻绳可稍细一点儿,苇毛儿对苇毛儿一针针相互缠着,一圈圈往上,一针针勒紧。加上木底三五寸高,差不多时慢慢收口,根据脚大小,留靴子口。一般都是通码,分开大人小孩儿穿而已。草靴一般都比较重,里面须垫上碎苇毛、麦秸等,脚穿上袜子后还得裹上破布才能穿,否则不仅晃晃荡荡,而且还会咯脚、磨脚。每双草靴二三斤重,走起路来“啪嗒啪嗒”响。

记忆中,村头小河边,芦苇林成片,尤其是村子西北方,一个叫西北沟的地方,那里有条小溪,溪边那片芦苇林更大。秋天时,芦花白白的,时常有不同的鸟儿欢闹在其中。中秋节后五六天,人们就开始采苇毛儿了。等忙完田里的活儿,闲下来时勒草靴。

那时候,不少人家都会自己勒草靴,水平高、麻利的人会存上一些货。除了家人穿之外,其余的都是十月十五会上卖。原来,在拐河镇十月十五会、腊月年集上,随处可见那些挂着的、摆在地上的、推在车上的大大小小的草靴。

那时候,冬天穿一双草靴很时尚,一般是穿布靴鞋木屐,条件好些,讲究的人才穿得上一双新草靴。当然,最主要还是因为它非常暖和,雨雪天气防滑。许多大人都好像是能工巧匠,老人们说,那都是生活逼的,逼急了,啥都会。

当年,邻村的姥爷是勒草靴、编竹器、制茶叶的行家,加上一手好毛笔字,成了远近几十里的知名人士,引得不少人上门取经,他也成了大忙人,这家人不请那家请。十月十五会、年集上,他勒的草靴卖完后,才能轮到其他人的草靴,因为他勒的靴又结实又精致,一双能穿好几年。

记得我曾穿过两双草靴,后来上初中以后,由于教室在楼上,穿它声响太大。冬天,天寒地冻时,把它放在座位下。听课时,才把脚伸进去。坐那儿一晌,穿着它脚暖和得发烫。草靴存放比木屐讲究得多,不能淋雨,不能风刮日晒,还得防止老鼠咬窝。

那天,回了趟老家,想去看芦花。谁承想,那片芦苇林早没有了。近几年,我在拐河镇十月十五会、年集上转过路转过,竟未发现一双草靴。也是,那个又沉又笨的草靴早没人穿了,就连会勒草靴的人也没剩多少了。

四

白云寺镇的周镇长,包村干部袁主任、驻村第一书记连瑞和村两委的干部早已等候在村部门口,见郭副书记一行从车上下来,连忙迎上来握手。郭副书记一一向胡组长作介绍,特别指着连瑞说:“这是我们的第一书记,心脏才做过手术,依然坚守基层一线,是淮南市扶贫工作的先进典型。”胡组长点头道:“你辛苦了!”连瑞笑着说:“谢谢领导,都是应该做的!”周镇长调侃道:“扶贫任务艰巨,他一个月只回家三次,老婆甚为不满。”胡组长狐疑地问:“为什么?要跟老婆做好工作,争取理解和支持嘛!”周镇长冲连瑞挤眼睛说:“是啊,张书记说,你老婆为什么对你不满?”连瑞瞪眼朝周镇长后背捶了一拳,嘴里说:“你是个坏货!”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胡组长终于听明白周镇长的话背后隐藏的狡黠意味,似乎觉得并不好笑,一脸严肃。

村部办公室中央,用四张办公桌拼成一个大桌案。一边整齐地摆放着几十个扶贫档案盒,另一边村妇主任吴秀娥正在笑吟吟地吃一只西瓜,刀刚轻轻一碰,西瓜就“喇”地一声裂为两半,室内立刻飘起一股清冽的瓜香。周镇长说:“请领导们先吃瓜,

虎为百兽之王,人类对虎的形象可谓既畏惧又崇敬。虎不仅形态魁伟,毛色华美流畅,而且嗅觉发达,行动敏捷,一旦发怒,则虎啸龙吟,威风凛凛。因此,虎在人的心目中,是正义、威武、勇猛、雄健、吉祥和生机勃勃的代名词。

虎是哺乳动物,属猫科,体大而头圆,全身皮毛纹理黄黑相间的条状,前额有类似“王”字形的黑色斑纹,眼睛在夜间发出幽幽的绿色光亮,嘴大,牙齿锋利,一用劲可以把牛脖子咬断,舌头上长着粗糙的芒刺,像把钢刷子,能把附在骨头上的肉舔下来。虎的爪子刚劲有力,一爪子扑去可以把野猪皮划开,但走起路来,因爪子上有厚厚的垫子几乎没有声响。它生活在森林草莽之间,大都在夜间猎食,能涉河游水,善奔跑跳跃,声吼如雷,百兽震恐。有人描写老虎“毛披一带金黄色,爪露银钩十八只。睛如闪电尾如鞭,口似血盆牙似戟。伸展展臂势狰狞,摆尾摇头声霹雳。山中狐兔尽潜藏,涧下猿猴皆敛迹”。



山水画卷(摄影) 何文生

腊月初十那天,如果天气好,我们这些小孩子背着书包去上学时,路过邻居家门口,总能见到那些叔伯婶子们对着的一面镜子,在院子里梳洗打扮。从他们擦脸抹粉,或者梳着头发的喜悦神情上,从他们隔着院墙相互打着招呼的语气里都可以感受到,他们这是要去夏季赶会了。

夏季街是公社所在地,那里离我们村其实并不是太远,五里多地。出村向东走200米,再拐上那条笔直的南北大路,一直走闭着眼睛都能摸到。不过,那时候村北那条河上的桥还没有完全修好,每次去都得绕到河的下游蹚水过去。水不算深,浅的地方刚没过小腿肚那儿,过去河走上二三里地,很快就到了会上。会上的人可真多呀,从街南头的入口到街北头,从街东头到街西头,东西南北各长二里多地的十字街道上人山人海。洋车是推不进去的,只好掏出五分钱存在街口的看车处让人看着,体量庞大的架子车更是休想进去,倘若手上带了碍事的家伙在会上行走,是很不方便的。在那拥挤不堪的大街上,你会觉得自己渺小得就像一滴水溶进了一大海,一粒沙子抛进了沙漠,一转眼就看不见了。在这样的环境里,在通信不发达的那种年代,要想在会上找到一个熟

这是我们马鞍山特产的麒麟西瓜。”胡组长眉梢一挑,厉声问:“谁让你们买水果了?”大家有点发窘,不知怎么回答。吴秀娥笑着说:“不是买的,是我自家种的,还有好多呢。我们穷乡僻壤,别的东西没有,西瓜够够,还没打农药!”说着双手捧一块西瓜递给胡组长。周镇长主动取了一牙,率先吃一口,打哈哈说:“是啊,我们来了可没少吃。”胡组长一动不动,看着那牙西瓜足足有五秒钟,然后冷着脸一字一句地说:“这瓜不能吃!网络上有个热词,叫吃瓜群众,意思是事不关己,吃瓜看热闹。我们干扶贫工作的,可不能当吃瓜干部!”郭副书记摆了摆手,示意将西瓜端到一边。周镇长手里的西瓜还没来得及咬第二口,满脸尴尬的神色。

郁洋觉得胡组长有点不近人情,治得大家下不来台,就走到外面的走廊里抽烟。天色这时变得阴暗起来,乌青色的云层在树梢上空浮动,空气里闻到一种森林里特有的潮湿气味。远处淮河南岸的隐山笼罩在一片雾之中,像隐藏着神秘的幽灵。郁洋上了趟村部门口的厕所,里面臭味扑鼻,群蝇乱舞。他不由心生感叹,就冲忍受这个厕所,连瑞书记长期驻村实

人,如果不是提前约定好地点,或者迎头碰见,实在是十分困难的。除了中间留出马路过人,街两边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生意摊,而且一个挨着一个,都是针头线脑、旧鞋袜、权耙扫帚、地方小吃、日用百货……猪娃儿市和牛羊市往往都设在会的入口处。人在会上,除了感受到周围的人声鼎沸外,远远地能听到那些猪娃儿的叫声,拉长声调,显得清脆而嘹亮。会上,生意好的应该是那匹布摊了,那常常是女人们光顾的地方,她们心里常常装着丈夫和孩子,装着全家人的穿戴。同时,这里也是男女青年相亲的重要场所。常常是媒人在旁边跟着,女方在布摊前精心挑选着自己喜爱的衣服颜色和料子,男方则默默地尾随其后拿着钱包,随时做好掏钱儿的准备。当然,也有那些没定亲的男女青年,平时碍于害羞和其他方面的

原因,不便直接见面,只好趁着这种上街赶会的机会,利用人多的场合,双方由媒人在中间起着穿针引线的作传递着信息。双方的亲友,则根据约定的时间和地点,远远地一边观望,若是中意,再继续接着向下进行。若是不行,早早断了那份念想,然后再做其他打算。因此,这会场也就成了男女青年相亲定亲的地方,赶会自然也就有了一些浪漫的气息。当然,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有一台助兴的戏来凑一凑热闹,那会期就会由一天拉长成两天甚至三天,赶起来就更有趣了。

会上的生意什么都好,什么都卖得格外快,除了一般的大路货外,紧俏的还会闹到疯抢的地步。此外,会上真正生意好的,还应该说是那些卖油条的摊点。一家儿或者两家儿搭伙儿,把一口油馍锅支在会场的入口处,人员按分工不同,有的盘面制作,有的

捞油条过秤,有的坐在旁边抽着风箱烧火。油锅里热油滚烫,热气腾腾,早就和好的面团醒在巨大的盆子里,被操作者拿在手中,一揉一擀,在案板上摊成一大张薄饼样不规则的地图,用刀在上边“咔嚓”一切,拉起两头往两边一抻,放入油锅,只听得“哧哧啦啦”的爆响,那指多宽的带了油的发面油条,就在锅里一边膨胀一边着上了金黄的颜色,翻上几翻,炸上几炸,接着用罩捞捞起来控两下油水,摆在那里煞是诱人。于是,就有那些中老年男子和妇女,为了给孩子们捎包儿,或是当中午饭,或是串亲戚,抑或是回家看望望岁大的老母亲,从隐藏得很深的衣兜里摸出三两块钱递过去。只听得过秤者一声清脆的叫喊:“两块钱的油条好了!”那黄灿灿软乎乎的油条已经被纸做的经子绳捆成一捆递了过来,买油条的提着,像提着一件稀世珍宝,一边嘴里高声地叫嚷着:“让一让一让,别油着了啊——”一边在会上招呼招呼地走着,引得一街人的目光跟着乱晃。

下午的时候,会散了,赶会的人开始踏上回家的路。远远望去,初夏李街的每条路上都是赶会的人们。看着他们一个个欢欢喜喜的样子,连走路姿势都有些俨然了醉意。

术不精,从马上跌落下来,重新陷入贫困,怎么办?所以我们不仅要‘扶上马’,还要‘送一程’。”

吴秀娥扑哧一笑:“领导说话真笑人,我们村叫马鞍村,人人都骑上马,不会从马上掉下来的。”

吴秀娥的话逗得胡组长也笑了起来。笑罢,郁洋心里暗自佩服,说:“我们天天按照人均年收入三千零二十六元的贫困线标准来逐一对照农民的收入,一心想着摘掉贫困户的帽子,确实没想过贫困户的帽子摘掉以后,还有可能重新戴上啊!”

吴秀娥在前面戳戳点点,车子行驶了五六分钟,就在一家农家小院前停了下来。

“到了,这是李玉海家。”吴秀娥说。胡组长从车上下来,往上提了提有些松垮下滑的皮带,低声说:“你们在门口等着,走出两步又回头交待,‘要守规矩’。”

待胡组长进门以后,郁洋问吴秀娥:“这户怎么样?”

吴秀娥收起一直以来嘻嘻哈哈的神情,正色道:“李玉海有间歇性精神病,都是说他盖房子盖的,现在由区财政兜底扶贫。区包保干部前不久还买了两只半成年山羊送来给他

喂养,据说五百块钱一只,两只羊花了一千块。”

“噢。”郁洋点点头,心里稍微松了一口气。

“他儿子叫李明,是去年的‘感动隐山’十大人物,你应该知道的呀!”吴秀娥说。

郁洋心里一动,问:“是在武汉东湖救人的那个李明吗?”吴秀娥点点头,说:“是的,帅哥!”

这时郁洋裤兜里的手机响了,他以为是周镇长或者连瑞告知什么消息,没想到却是陈清。

“什么事?简短直说。”郁洋说。

“昨夜台风雨暴,将马忠良的蛇王庙刮倒了,成了一片废墟。他这会儿正在移民指挥部讨说法,要求在赔偿问题上给个准信儿。”陈清语速极快,情绪里似乎压抑着潜在兴奋。

“哦,是吗?”郁洋心里一惊,却又跟陈清一样感到某种庆幸的意味,“那不叫马忠良的蛇王庙,是他们村的蛇王庙。”

陈清不管那么多,问:“这是好事儿吧?那个庙还没测量呢,对我们来说是跟马忠良谈赔偿的契机。”

郁洋说:“我正在白云寺镇陪同检查,你那边先应付着,还是那句话,

形无所不在。

虎,不仅是有名的观赏动物,又浑身是宝,社会经济价值也很高。虎皮可制褥子、地毯、椅垫等名贵装饰品,虎骨制的药酒对风湿病有极好疗效。虎肉、血、爪、须和虎的内脏等都可制成名贵药品,为消除病痛,增加人类健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因珍贵,虎的种类逐渐减少,早已被国家列为一级保护动物,受到法律保护,严禁捕杀。现在,人们已充分认识到老虎在维护生态平衡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现实生活中,虎之所以深受人们钟爱,更多在于对老虎那种力大无比、敢于拼搏的精神的崇敬,在于它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威武勇猛、刚烈有力、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生命力。我们知道,老虎是生活在深山丛林、偏僻险恶环境中的动物,没有顽强的意志和拼搏精神,是难以生存的。这充分体现了虎与人类的密切关系和虎文化对世人的影响。它给人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和特有的气质,显示着一种勇猛、威武的、

新书架

关注国家粮食安全 反映中原粮仓蝶变

大象

“吃了吗?”曾是使用最广泛的一句问候语,它背后隐藏着人们对饥饿的恐惧与担忧。随着人民的生活水平稳步提高,温饱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得到解决,我们现在已很少听到不分场合“吃了吗”的问候,热门话题则变成了节俭、减肥。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关键在主产区;河南作为中国粮仓,重要地位无可替代。那么,你知道河南是如何实现从“天下粮仓”到“国人厨房”转变的吗?

近日,何弘、尚伟民合著,聚焦国家粮食安全、反映中原粮仓蝶变的长篇报告文学《粮食,粮食》由大象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从国家粮食安全的高度着眼,以粮食进

朝花夕拾

赶会

张中民

原因,不便直接见面,只好趁着这种上街赶会的机会,利用人多的场合,双方由媒人在中间起着穿针引线的作传递着信息。双方的亲友,则根据约定的时间和地点,远远地一边观望,若是中意,再继续接着向下进行。若是不行,早早断了那份念想,然后再做其他打算。因此,这会场也就成了男女青年相亲定亲的地方,赶会自然也就有了一些浪漫的气息。当然,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有一台助兴的戏来凑一凑热闹,那会期就会由一天拉长成两天甚至三天,赶起来就更有趣了。

会上的生意什么都好,什么都卖得格外快,除了一般的大路货外,紧俏的还会闹到疯抢的地步。此外,会上真正生意好的,还应该说是那些卖油条的摊点。一家儿或者两家儿搭伙儿,把一口油馍锅支在会场的入口处,人员按分工不同,有的盘面制作,有的

捞油条过秤,有的坐在旁边抽着风箱烧火。油锅里热油滚烫,热气腾腾,早就和好的面团醒在巨大的盆子里,被操作者拿在手中,一揉一擀,在案板上摊成一大张薄饼样不规则的地图,用刀在上边“咔嚓”一切,拉起两头往两边一抻,放入油锅,只听得“哧哧啦啦”的爆响,那指多宽的带了油的发面油条,就在锅里一边膨胀一边着上了金黄的颜色,翻上几翻,炸上几炸,接着用罩捞捞起来控两下油水,摆在那里煞是诱人。于是,就有那些中老年男子和妇女,为了给孩子们捎包儿,或是当中午饭,或是串亲戚,抑或是回家看望望岁大的老母亲,从隐藏得很深的衣兜里摸出三两块钱递过去。只听得过秤者一声清脆的叫喊:“两块钱的油条好了!”那黄灿灿软乎乎的油条已经被纸做的经子绳捆成一捆递了过来,买油条的提着,像提着一件稀世珍宝,一边嘴里高声地叫嚷着:“让一让一让,别油着了啊——”一边在会上招呼招呼地走着,引得一街人的目光跟着乱晃。

下午的时候,会散了,赶会的人开始踏上回家的路。远远望去,初夏李街的每条路上都是赶会的人们。看着他们一个个欢欢喜喜的样子,连走路姿势都有些俨然了醉意。

术不精,从马上跌落下来,重新陷入贫困,怎么办?所以我们不仅要‘扶上马’,还要‘送一程’。”

吴秀娥扑哧一笑:“领导说话真笑人,我们村叫马鞍村,人人都骑上马,不会从马上掉下来的。”

吴秀娥的话逗得胡组长也笑了起来。笑罢,郁洋心里暗自佩服,说:“我们天天按照人均年收入三千零二十六元的贫困线标准来逐一对照农民的收入,一心想着摘掉贫困户的帽子,确实没想过贫困户的帽子摘掉以后,还有可能重新戴上啊!”

吴秀娥在前面戳戳点点,车子行驶了五六分钟,就在一家农家小院前停了下来。

“到了,这是李玉海家。”吴秀娥说。胡组长从车上下来,往上提了提有些松垮下滑的皮带,低声说:“你们在门口等着,走出两步又回头交待,‘要守规矩’。”

待胡组长进门以后,郁洋问吴秀娥:“这户怎么样?”

吴秀娥收起一直以来嘻嘻哈哈的神情,正色道:“李玉海有间歇性精神病,都是说他盖房子盖的,现在由区财政兜底扶贫。区包保干部前不久还买了两只半成年山羊送来给他

喂养,据说五百块钱一只,两只羊花了一千块。”

“噢。”郁洋点点头,心里稍微松了一口气。

“他儿子叫李明,是去年的‘感动隐山’十大人物,你应该知道的呀!”吴秀娥说。

郁洋心里一动,问:“是在武汉东湖救人的那个李明吗?”吴秀娥点点头,说:“是的,帅哥!”

这时郁洋裤兜里的手机响了,他以为是周镇长或者连瑞告知什么消息,没想到却是陈清。

“什么事?简短直说。”郁洋说。

“昨夜台风雨暴,将马忠良的蛇王庙刮倒了,成了一片废墟。他这会儿正在移民指挥部讨说法,要求在赔偿问题上给个准信儿。”陈清语速极快,情绪里似乎压抑着潜在兴奋。

“哦,是吗?”郁洋心里一惊,却又跟陈清一样感到某种庆幸的意味,“那不叫马忠良的蛇王庙,是他们村的蛇王庙。”

陈清不管那么多,问:“这是好事儿吧?那个庙还没测量呢,对我们来说是跟马忠良谈赔偿的契机。”

郁洋说:“我正在白云寺镇陪同检查,你那边先应付着,还是那句话,

术不精,从马上跌落下来,重新陷入贫困,怎么办?所以我们不仅要‘扶上马’,还要‘送一程’。”

吴秀娥扑哧一笑:“领导说话真笑人,我们村叫马鞍村,人人都骑上马,不会从马上掉下来的。”

吴秀娥的话逗得胡组长也笑了起来。笑罢,郁洋心里暗自佩服,说:“我们天天按照人均年收入三千零二十六元的贫困线标准来逐一对照农民的收入,一心想着摘掉贫困户的帽子,确实没想过贫困户的帽子摘掉以后,还有可能重新戴上啊!”

吴秀娥在前面戳戳点点,车子行驶了五六分钟,就在一家农家小院前停了下来。

“到了,这是李玉海家。”吴秀娥说。胡组长从车上下来,往上提了提有些松垮下滑的皮带,低声说:“你们在门口等着,走出两步又回头交待,‘要守规矩’。”

待胡组长进门以后,郁洋问吴秀娥:“这户怎么样?”

吴秀娥收起一直以来嘻嘻哈哈的神情,正色道:“李玉海有间歇性精神病,都是说他盖房子盖的,现在由区财政兜底扶贫。区包保干部前不久还买了两只半成年山羊送来给他

喂养,据说五百块钱一只,两只羊花了一千块。”

“噢。”郁洋点点头,心里稍微松了一口气。

“他儿子叫李明,是去年的‘感动隐山’十大人物,你应该知道的呀!”吴秀娥说。

郁洋心里一动,问:“是在武汉东湖救人的那个李明吗?”吴秀娥点点头,说:“是的,帅哥!”

这时郁洋裤兜里的手机响了,他以为是周镇长或者连瑞告知什么消息,没想到却是陈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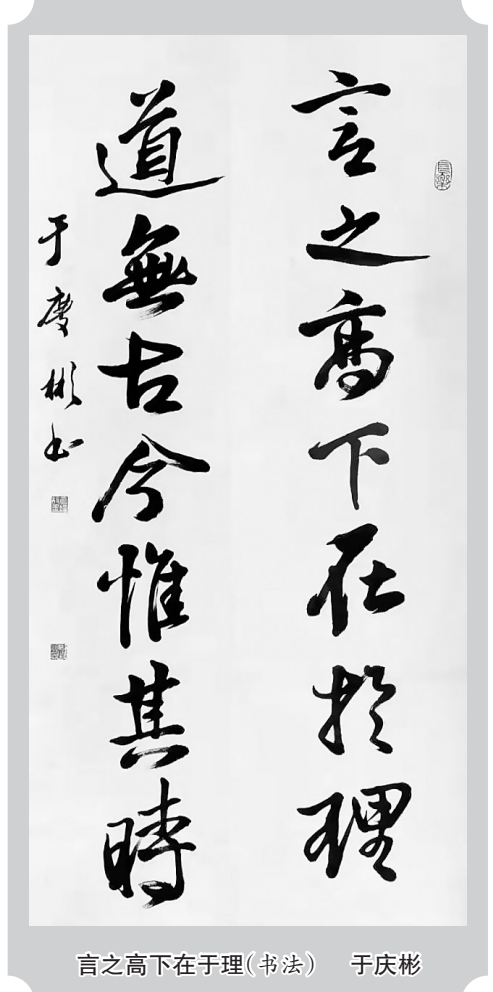
“什么事?简短直说。”郁洋说。

“昨夜台风雨暴,将马忠良的蛇王庙刮倒了,成了一片废墟。他这会儿正在移民指挥部讨说法,要求在赔偿问题上给个准信儿。”陈清语速极快,情绪里似乎压抑着潜在兴奋。

“哦,是吗?”郁洋心里一惊,却又跟陈清一样感到某种庆幸的意味,“那不叫马忠良的蛇王庙,是他们村的蛇王庙。”

陈清不管那么多,问:“这是好事儿吧?那个庙还没测量呢,对我们来说是跟马忠良谈赔偿的契机。”

郁洋说:“我正在白云寺镇陪同检查,你那边先应付着,还是那句话,



言之高下在于理(书法) 于庆彬

聊斋闲品

坐忘与发呆

谷金长

最近读《庄子》,在《大宗师》一文中,有段孔子与学生颜回关于“坐忘”一词的释意对话:“颜回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颜回说的坐忘,翻译成白话文的意思就是:遗忘肢体,抛开聪明,脱离形骸,丢掉智慧,与大道通为一体,这就叫坐忘。读至此就颜回对“坐忘”的释意,使我联想起了前几年流行的网语“发呆”一词,并与其相关发生的一件趣事。

几年前,朋友相约一起组团去海边游玩。行程的最后一天,导游安排了半天自由活动,团里的美女小陈想去大海边寻一僻静处,用几个小时的时间发发呆,谢绝任何朋友随行。说白了小陈就是想远离喧嚣,忘却世俗,独处半天静静心。

当时我对网语“发呆”一词的理解也不是十分透彻,认为发呆不就是年轻人所追求的独处、静坐、清心的意思吗。今读《庄子》颜回对“坐忘”的解释,使我对于“发呆”一词的真正含义有了更深的思索,产生了对其从哲理性的层面上去认识去理解的念头。

颜回对自己“坐忘”之意的解释,就连其老师圣儒孔子都感到膈应。当颜回把什么叫“坐忘”给孔子阐释后,孔子对颜回说:“与大道同一就没有偏好,与大道化一就没有执着,你真成了贤人啊,我愿意跟随在你的身后。”作为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之所以对其弟子颜回表示赞叹,主要原因是因为“坐忘”达到通“大道”,即儒家所谓天人合一之境界。网语“发呆”所追求的效果,虽无颜回的“坐忘”之玄深妙旨,却存有“坐忘”中所含之内容和意境。人们发呆的目的就是寻一净土,独处一隅,平心静气,此时此刻,身心寂止清静,言语道断,心行处灭,时间概念没有了,现在、过去、未来也不复存在,人生的希望忧愁焦虑恐惧惊骇孤独委屈羞惭喜悦等欢喜苦愁烦恼瞬间灭除。发呆之人这种遭世坐忘之神态,神闲气定,浑忘累俗之心境,难道不就是具有颜回所说的“坐忘”所含之意及所要达到的效果吗?

我认为“坐忘”也好,“发呆”也罢,当今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生活节奏紧张加快,社会浮躁之气较浓,日常生活让人们常常处在亚历山大之中。人们倘若能抽出时间学学坐忘、发发呆,放松一下心情,缓解一下内心焦虑,减少精神疲劳,从而达到精神上的超越,对增进有益的身心健康,岂不是一种有效的途径和方法。

让淮口村的村支书给他咬个牙印,等待村里的移民统筹资金解决。”

“我昨天就按你说的找过村支书赵太谋,让他给马忠良咬个牙印。他说我往哪里咬呀?咬谁的牙印?他自已承包的鱼塘四亩种植的二十多棵杨树现在还没有列入赔偿范围……”

这时,胡组长已经从李玉海家走出来,郁洋连忙挂了电话。胡组长板着脸,一句话也不说,径直走向车子。吴秀娥正在门口的一棵粗大的杏树上摘杏子,笑着喊道:“领导,第二户孙桂英家就在旁边,不用坐车。”

胡组长说:“好,你带路吧!”

吴秀娥一脸狡黠的笑,咬了一口刚摘的杏子,尖叫道:“哇,一点也不酸,领导尝尝!”说着递给胡组长一颗。胡组长这次倒没拒绝,伸手接了过来,攥在手里,迟迟没有尝。走出几步,见地上有不少成熟后自然掉落的杏子,空气中飘散着一股腐烂的果香。胡组长自言自语地说:“农民也真奇怪,这么好的杏子,为何不摘下来拿到城里去卖?”

吴秀娥哈哈一笑,说:“我们正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弄不好

不仅筐子被城管夺走,还要将未来的车费赔进去!”